

水

浒

(下)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# 水 滸

下

施耐庵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## 第三十六回

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
话说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来看时，只见火把丛中共有一百余人。当头两个便是郛城县新参的都头，却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叫做赵能，一个叫做赵得。两个便叫道：“宋太公！你若是晓事的，便把儿子宋江送将出来，我们自将就他；若是不教他出官时，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！”宋太公道：“宋江几时回来！”赵能道：“你便休胡说！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张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来。亦有人跟到这里。你如何赖得过？”宋江在梯子边说道：“父亲和他论甚口？孩儿便挺身出官也不妨：县里府上都有相识；况已经赦宥的事了，必当减罪。求告这厮们做甚么？赵家那厮是个刁徒；如今暴得做个都头，知道甚么义理？他又和孩儿没人情，空自求他。”宋太公哭道：“是我苦了孩儿！”宋江道：“父亲休烦恼。官司见了，倒是有幸。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，打在网里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？便断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须有程限，日后归来，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。”宋太公道：“既是孩儿恁地说时，我自来上下使用，买个好去处。”

宋江便上梯来叫道：“你们且不要闹。我的罪犯今已赦宥，定是不死。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，明日一同见

### 第三十六回

官。”赵能道：“你休使见识赚我入来！”宋江道：“我如何连累父亲兄弟？你们只顾进家里来。”宋江便下梯子来，开了庄门，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；连夜杀鸡宰鹅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土兵人等，都与酒食管待，送些钱物之类；取二十两花银，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“好看钱”。当夜两个都头就在庄上歇了。次早五更，同到县前；等待天明，解到县里来时，知县才出升堂。只见都头赵能、赵得押解宋江出官。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，责令宋江供状。当下宋江一笔供招：“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贍到阎婆惜为妾。为因不良，一时恃酒，争论斗殴，致被误杀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缉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罪无词。”知县看罢，且叫收禁牢里监候。

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，谁不爱惜他？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，备说宋江平日的好处。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开豁他；当时依准了供状，免上长枷手杻，只散禁在牢里。宋太公自来买上告下，使用钱帛。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没了苦主；这张三又没了粉头，不来做甚冤家。县里叠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满，结解上济州听断。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减罪，把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，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，名唤做断杖刺配，又无苦主执证，众人维持下来，都不甚深重。当厅带上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；差两个防送公人，无非是张千、李万。

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，监押宋江到州衙前。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；置酒管待两个公人，赍发了些银两。教宋江换了衣服，打拴了包裹，穿了麻鞋。宋太公

唤宋江到僻静处叮嘱道：“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，鱼米之乡，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。你可宽心守耐。我自使四郎来望你。盘缠，有便人常常寄来。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，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，切不可依随他，教人骂做不忠不孝。——此一节牢记于心！孩儿，路上慢慢地去。天可怜见，早得回来，父子团圆，兄弟完聚！”宋江洒泪拜辞了父亲。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临别时，嘱咐兄弟道：“我此去不要你们忧心。只有父亲年纪高大，我又累被官司缠扰，背井离乡而去；兄弟，你早晚只在家侍奉，休要为我到江州来，弃掷父亲，无人看顾。我自江湖上相识多，见的那一个不相助，盘缠自有对付处。天若见怜，有一日归来也。”宋清洒泪拜辞了，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。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和两个公人上路。那张千、李万已得了宋江银两，又因他是好汉，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个人上路行了一日，到晚投客店安歇了，打火做些饭吃，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。宋江对他说道：“实不瞒你两个说：我们今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。山寨上有几个好汉，闻我的名字，怕他下山来夺我，枉惊了你们。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，只拣小路里过去，宁可多走几里不妨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你不说，俺们如何得耶？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，定不得撞着他们。”当夜计议定了。次日，起个五更来打火。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，只从小路里走。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，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伙人来。宋江看了，只叫得苦。来的不是别人，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，将领着三五十人，便来杀那两个公人。这张千、李

### 第三十六回

万谦做一堆儿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：“兄弟！你要杀谁？”刘唐道：“哥哥，不杀了这两个男女，等甚么！”宋江道：“不要你污了手，把刀来我杀便了。”两个人只叫得苦。刘唐把刀递与宋江。宋江接过，问刘唐道：“你杀公人何意？”刘唐说道：“奉山上哥哥将令，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吃官司，直要来郢城县劫牢，却不知道哥哥在牢里不曾受苦。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，只怕路上错了路头，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，迎接哥哥，便请上山。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是你们兄弟抬举宋江，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。若是如此来挟我，只是逼宋江性命，我自不如死了！”把刀望喉下自刎。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：“哥哥！且慢慢地商量！”就手里夺了刀。宋江道：“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，容我去江州牢城听候限满回来，那时却待与你们相会。”刘唐道：“哥哥这话，小弟不敢主张。前面大路上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，迎迓哥哥，容小弟着小校请来商议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只是这句话，由你们怎地商量。”

小喽啰去报，不多时，只见吴用、花荣两骑马在前，后面数十骑马跟着，飞到面前。下马叙礼罢，花荣便道：“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？”宋江道：“贤弟，是甚么话！此是国家法度，如何敢擅动！”吴学究笑道：“我知兄长的意了。这个容易，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。晁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，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句心腹的话。略请到山寨少叙片时，便送登程。”宋江听了道：“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”扶起两个公人来。宋江道：“要他两个放心；宁可我死，不可害他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全靠押司救命！”

一行人都离了大路，来到芦苇岸边，已有船只在彼。当时载过山前大路，却把山轿教人抬了，直到断金亭上歇了，叫小喽啰四下里去请众头领都来聚会。迎接上山，到聚义厅上相见。晁盖谢道：“自从郛城救了性命，兄弟们到此，无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，光辉草寨，思报无门！”宋江答道：“小可自从别后，杀死淫妇，逃在江湖上，去了年半。本欲上山相探兄长一面，偶然村店里遇得石勇，捎寄家书，只说父亲弃世，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入伙去了，因此写书来唤我回家。虽然明吃官司，多得上下之人看觑，不曾重伤。今配江州，亦是好处。适蒙呼唤，不敢不至。今来既见了尊颜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辞。”晁盖道：“直如此忙？且请少坐！”两个中间坐了。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，与他寸步不离。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，分两行坐下；小头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盖把盏了，向后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起至白胜把盏下来。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相谢道：“足见弟兄们相爱之情！宋江是个犯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就此告辞。”晁盖道：“仁兄直如此见怪？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，多与他些金银，发付他回去，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，不得治罪于他。”宋江道：“兄这话休题！这等不是抬举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，负累了他？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，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亲说出这个缘故，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；及断配出来，又频频嘱咐；临行之时，又千叮万嘱，教我休为快乐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惶惶惊

。因此，父亲明明训教宋江，小可不争随顺了，便是上逆天，下违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，虽生何益？如不肯放江下山，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一齐扶起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哥哥坚意往江州，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”三回五次，得宋江，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。教去了枷，也不肯除，只和一个公人同起同坐。当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，坚心要行。吴学究道：“兄长听禀：吴用有个至爱相识，见在江州充做两院牢节级，姓戴，名宗，本处人称为戴院长。为他有道术，一日行八百里，人都唤他做‘神行太保’。此人十分仗义疏财。夜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与兄长去，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。有甚事，可教众兄弟知道。”众头领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；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；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；与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来。一个个都作别了。吴学究花荣直送过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，众头领回上山去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。那个公人见山寨里许多人马，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，又得他那里若干两，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个人在路约行了半月之，早来到一个去处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岭。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好！过得这条揭阳岭，便是浔阳江。到江州却是水路，相去不。”宋江道：“天色暄暖，趁早走过岭去，寻个宿头。”公人道：“甲司说得是。”三个人厮赶着，奔过岭来。行了半日，巴过岭，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，背靠颠崖，门临怪树，前后都是草；去那树阴之下挑出一个酒旆儿来。宋江见了，心中欢喜，

便与公人道：“我们肚里正饥渴哩，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，我们且买碗酒吃再走。”

三个人入酒店来，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将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。宋江下首坐了。半个时辰，不见一个人出来。宋江叫道：“怎地不见有主人家？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！来也！”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：赤色虬须，红丝虎眼；头上一顶破头巾；身穿一领布背心，露着两臂；下面围一条布手巾。看着宋江三个人，唱个喏道：“客人，打多少酒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们走得肚饥，你这里有甚么肉卖？”那人道：“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，打一角酒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客人，休怪说：我这里岭上卖酒，只是先交了钱，方才吃酒。”宋江道：“倒是先还了钱吃酒，我也喜欢。等我先取银子与你。”宋江便去打开包裹，取出些碎银子。那人立在侧边，偷眼睨着，见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内自有八分欢喜；接了宋江的银子，便去里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盘牛肉出来，放下三只大碗，三双箸，一面筛酒。三个人一头吃，一面口里说道：“如今江湖上歹人多，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：酒肉里下了蒙汗药，麻翻了，劫了财物，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。我只是不信，那里有这话？”那卖酒的人笑道：“你三个说了，不要吃；我这酒和肉里面都有了麻药！”宋江笑道：“这个大哥瞧见我们说着麻药，便来取笑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大哥，热吃一碗也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们要热吃，我便将去烫来。”那人烫热了，将来筛做三碗。正是饥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吃？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。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，口角边

### 第三十六回

流下涎水来，你揪我扯，望后便倒。宋江跳起来道：“你两个怎地吃得一碗便恁醉了？”向前来扶他；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，扑地倒了。光着眼，都面面厮觑；麻木了，动弹不得。酒店里那人道：“惭愧！好几日没买卖！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！”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放在剥人凳上；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。那人再来，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，打开看时，都是金银。那人自道：“我开了许多年酒店，不曾见着这等一个囚徒！量这等一个罪人，怎地有许多财物？——却不是从天降下赐与我的！”那人看罢包裹，却再包了，且去门前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。

立在门前看了一回，不见一个男女归来。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。那人却认得，慌忙迎接道：“大哥那里去来？”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：“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，料道是来的程途日期了。我每日出来，只在岭下等候，不見到，正不知在那里耽搁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大哥却是等谁？”那大汉道：“等个奢遮的好男子。”那人问道：“甚么奢遮的好男子？”那大汉答道：“你敢也闻他的大名？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。”那人道：“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他却因甚打这里过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本不知。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，说道：‘郓城县宋押司宋江，不知为甚么事发在济州府，断配江州牢城。’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，别处又无路。他在郓城县时，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；今次正从这里经过，如何不结识他？因此，在岭下连日等候；接了他四五日，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。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

步踱上山岭，来你这里买碗酒吃，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：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。今日谢天地，捉得三个行货，又有些东西。”那大汉慌忙问道：“三个甚样人？”那人道：“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。”那汉失惊道：“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？”那人应道：“真个不十分长大，面貌紫棠色。”那大汉连忙问道：“不曾动手么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方才拖进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曾开剥。”那大汉道：“等我认他一认！”

当下四个人进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，颠倒头放在地下。那大汉看见宋江，却又不认得；相他脸上“金印”，又不分晓；没可寻思处。猛想起道：“且取公人的包裹来，我看他公文便知。”那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，见了一锭大银，又有若干散碎银两。解开文书袋来，看了差批，众人只叫得“惭愧”。那大汉便道：“天使令我今日上岭来，早是不曾动手，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！”那大汉便叫那人：“快讨解药来，先救起我哥哥。”那人也慌了，连忙调了解药，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，先开了枷，扶将起来，把这解药灌将下去。

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，那大汉扶住着，渐渐醒来，光着眼，看了众人立在面前，又不认得。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纳头便拜。宋江问道：“是谁？我不是梦中么？”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。宋江道：“这里正是那里？不敢动问：两位高姓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小弟姓李，名俊，祖贯庐州人氏；专在扬子江中撑船梢公为生，能识水性；人都呼小弟做‘混江

李俊便是。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尽呼他做‘催命判官’李立。这两个兄弟是此间浔阳江边人，贩私盐来这里货卖，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；大江中伏得水，易得船；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唤做‘出洞蛟’童威，一个叫做‘翻江蜃’童猛。”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。宋江问道：“却才麻翻了宋江，如何却知我姓名？”李俊道：“小弟有个相识，近日做买卖从江州回来，说起哥哥大名，为事发在江州牢城。李俊往常思念，要去贵县拜识哥哥，只为缘分浅薄，不能够去。今闻仁兄来江州，必从这里经过。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；五七日了，不见来。今日无心，天幸使令李俊同两个弟兄上岭来，就买杯酒吃，遇见李立说将起来；因此，小弟大惊，慌忙去作房里看，却又不认得哥哥。猛可思量起来，取讨公文看了，才知道是哥哥。不敢拜问仁兄：闻知在郢城县做押司，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？”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书，回家事，今次配来江州，备细说了一遍。四人称叹不已。李立道：“哥哥，何不只在此间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？”宋江答道：“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尚兀自不肯住，恐怕连累家中老父，此间如何住得！”李俊道：“哥哥义士，必不肯胡行。你快救起那两个公人来。”李立连忙叫了火家——已都归来了，便把公人扛在前面客位里来，把解药灌将下去，救得两个公人起来，面面相觑道：“我们想是行路辛苦，恁地容易得醉！”众人听了都笑。

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，在家里过了一夜；次日，又安排酒食管待，送出包裹还了宋江并两个公人。当时相别了。宋江自和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、两个公人下岭来，径到李俊家歇下。

置备酒食，殷勤相待，结拜宋江为兄，留在家里。过了数日，宋江要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银两赍发两个公人。宋江再带上行枷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辞别李俊、童威、童猛，离了揭阳岭下，取路望江州来。

三个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时分。行到一个去处，只见人烟凑集，市井喧哗。正来到市镇上，只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看。宋江分开人丛，挨入去看时，却原来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。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，看他使了一回枪棒。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，又使了一回拳。宋江喝采道：“好枪棒拳脚！”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，口里科道：“小人远方来的人，投贵地特来就事。虽无惊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，远处夸称，近方卖弄。如要筋骨膏药，当下取来；如不用膏药，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赍发，休教空过了。”那教头把盘子掠了一遭，没一个出钱与他。那汉又道：“看官，高抬贵手。”又掠了一遭，众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没一个出钱赏他。宋江见他惶恐，掠了两遭，没人出钱，便叫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。宋江叫道：“教头，我是个犯罪的人，没甚与你；这五两白银权表薄意，休嫌轻微。”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，托在手里，便收科道：“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，没一个晓事的好汉抬举咱家！难得这位恩官，本身见自为事在官，又是过往此间，颠倒赍发五两白银！正是：‘当年却笑郑元和，只向青楼①买笑歌！惯使不论家豪富，风流不在着衣多。’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！自家拜揖。愿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传扬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教师，量这些东西直得几多！不须致谢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人丛里一条大汉分开人众，抢

### 三十六回

前来，大喝道：“兀那厮！是甚么鸟汉，那里来的囚徒？敢来俺揭阳镇上威风！”掙着双拳来打宋江。不因此起相争，有一教：浔阳江上，聚数筹搅海苍龙；梁山泊中，添一伙爬山猛虎。毕竟那汉为甚么要打宋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---

① 青楼——指妓院。

## 第三十七回

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

话说当下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赍发了那个教师。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，钻过这条大汉，睁着眼喝道：“这厮那里学得这些鸟枪棒，来俺这揭阳镇上逞强！我已分付了众人休睬他，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，把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！”宋江应道：“我自赏他银两，却干你甚事？”那大汉揪住宋江，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！敢回我话！”宋江道：“做甚么不敢回你话！”那大汉提起双拳，劈脸打来。宋江躲个过。那大汉又赶入一步来。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，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，从人背后赶将来，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跄一交，颠翻在地。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，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。两个公人劝住教头。那大汉从地下爬将起来，看了宋江和教头，说道：“使得使不得，教你两个不要慌！”一直望南去了。

宋江且请问：“教头高姓？何处人氏？”教头答道：“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，姓薛，名永。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，为因恶了同僚，不得升用，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。江湖上但呼小人‘病大虫’薛永。不敢拜问：恩官高姓大名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姓宋，名江。祖贯郓城县人氏。”薛永道：“莫非山东

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薛永听罢便拜。宋江忙扶住道：“少叙三杯，如何？”薛永道：“好！正要拜识尊颜，为无门得遇兄长。”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，同宋江便往邻酒肆内去吃酒。只见酒家说道：“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卖与你们吃。”宋江问道：“缘何不卖与我们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却才和你厮打的大汉已使人分付了：若是卖与你们吃时，把我这店子打得粉碎。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。这人是此间揭阳镇上一，谁敢不听他说！”宋江道：“既然恁地，我们去休；那厮必然来寻闹。”薛永道：“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；一两日间来江州相会。兄长先行。”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，辞别了自去。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，又自去处吃酒。那店家说道：“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吃！你枉走，甘自费力，不济事！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做不得；连连走了几家，都是一般说话。三个来到市梢尽头，过了几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。宋江问时，都道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，“不许安着你们三个。”

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，三个便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上走。看见一轮红日低坠，天色昏暗，宋江和两个公人心里越慌。三商量道：“没来由看使枪棒，恶了这厮！如今闪得前不巴村，不着店，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？”只见远远地小路上，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。宋江见了道：“兀那里灯光明处必有人家。遮莫怎地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公人看了道：“这灯光处又不在正路上。”宋江道：“没奈何！虽然不在正路

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么不紧？”三个人当时落路来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太庄院来。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。庄客听得，出来开门，道：“你是甚人，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？”宋江陪着小心，答道：“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。今日错过了宿头，无处安歇，欲求贵庄借宿一宵，来早依例拜纳房金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且在这里少待；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”庄客入去通报了，复翻身出来，说道：“太公相请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草堂上参见了庄主太公。太公分付教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，就与他们些晚饭吃。庄客听了，引去门首草房下，点起一碗灯，教三人歇定了；取三分饭食羹汤菜蔬，教他三个吃了。庄客收了碗碟，自入里面去。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，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宋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时去了行枷，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，看见星光满天，又见打麦场边屋后是一条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里。三个净了手，入进房里，关上门去睡。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：“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留俺们歇这一夜。”正说间，听得里面有人点火把来打麦场上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在门缝里张时，见是太公引着三个庄客，把火把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对公人道：“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：件件都要自来照管，这早晚也未曾去睡，一地里亲自点看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得外面有人叫“开庄门”。庄客连忙来开了门，放入五七个人来。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，背后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张看时，“那个提朴刀的，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打我们的那汉。”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：“小郎，你那